

# 只为途中与你相见

文/代薇

“温润如玉”这词我说得少, 没怎么见过当得起这个词的东西。但《一代宗师》里的宋慧乔让我想到了这个词。她在电影里演梁朝伟的妻子, 一个传统的民国女子, 贤良淑德, 丈夫不回家, 灯不灭。“有一口气, 点一盏灯”, 王家卫在电影开头以她点灯做足铺垫, 特写镜头里的宋慧乔, 时而素衣隽永, 时而玉食锦衣, 举灯凝眸, 婉约唯美。梁朝伟旁白更称“我四十岁前, 都是春天”。

在电影里, 宋慧乔的柔, 章子怡的刚都美到了极致。喜欢里面的台词, “我选择留在我自己的年月里”“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”“一念既出, 万山无阻”“或许, 我就是天意。”……故事和情怀是逝去的武林版花样年华, 章子怡惊天动地。王墨镜对电影手工艺的迷恋令人肃然起敬。相比之下, 爱国主义的《叶问》显得粗糙, 连《卧虎藏龙》都是, 标准之内的好。而《一代宗师》是标准之外。

喜欢这部电影还有另外一个原因, 它的编剧邹静之是我的诗歌启蒙老师, 他曾经批阅过我写的第一首诗。在《一代宗师》之前, 他还有另外两部更著名的电视剧《铁齿铜牙纪晓岚》和《康熙微服私访

记》。从电影院里出来, 忽然很想给静之老师打个电话, 忽然很怀念《诗刊》编辑部, 怀念某个安静的午后, 地板上精美的阳光和围棋落子的声音……诗人做电影有先天的优势, 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, 不一而足。

学生时代男生们爱模仿《南征北战》里面的那一段, 李军长拿着话筒, 撕心裂肺地狂喊: “张军长, 看在党国的份上, 拉兄弟一把!” 没有步话机, 他们经常脱下自己的鞋子当话筒。对着臭鞋叫喊: “看在党国的份上, 拉兄弟一把。”后来对解放战争有了一点了解, 知道了这位李军长的原型是国民党83师的师长李天霞, 那位张军长, 就是后来战死在孟良崮的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, 这两位灵位如今都放在台湾的“英烈祠”里。电影《红日》里, 对张灵甫的刻画不像对李军长那么轻蔑, 多少带有一点对这位军人的尊敬, 毕竟张师长也打过日本鬼子。

有个高年级的男生, 喜欢扮演希特勒, 当然, 他不愿意演困守柏林濒临崩溃的那个希特勒——“从克尔肯尼斯到比利牛斯山脉这条防线在任何敌人面前都坚不可摧”——他不喜欢这个, 他喜欢1941年

5月在国会大厦发表演讲的希特勒——面对冲锋队, 叫嚣着: “他们想要战争, 那我就给他们战争!”

女生们不屑于这种把戏, 她们的心思要缜密和婉约得多, 其时已到了迷电影明星、特别是男影星的年纪, 当时有部国产电影《侦察兵》, 扮演男主角的是中国最著名的“红色小生”王心刚, 几乎所有老中青三代女性都为他痴迷。当年的粉丝不像现在这样张狂, 那时迷一个人, 不会跟任何人谈起, 他是少女情怀中非常秘密的一笔。我们所有年少的柔情全部浸透了对他的迷恋! 一切事情都因他而改变, 并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幸福和烦恼。我们嫉妒与他合作的女演员, 后来看他演的《红色娘子军》《秘密图纸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等影片, 王晓棠、祝希娟、师伟这些美丽的女演员所扮演的美丽女人, 都曾伤透我们的心。

过了许多年, 一位女作家将这种情结付诸行动。彼时她在某报当文化记者, 报纸要做一个栏目, 采访一些老明星的近况, 正合她心意:

“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。”

也想不起是怎么辗转找到他家电话的。

拨电话之前, 我的手有点抖, 只巴望着他不在家。

结果他在。他说: “喂?”

那声“喂”让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。然后我就结巴了。我不知道该叫他什么, 叫老师太平常了, 叫伯伯太冒失了, 叫先生太生分了。我记不得怎么称呼他的, 可能还是叫的老师吧。我努力镇定下来, 告诉他我的身份和采访意图。

他说, 没什么好说的啊。算了。然后他挂了电话。

他很冷淡。

但我一点没失望。这很符合我心目中他高傲的形象。我觉得这就是他。

他是高傲的。这些年很少在公众场合见到他。他已经隐退了。真正的偶像就是这样, 在黄昏时分, 那个完美的身形渐行渐远, 直至消失。对此, 我很自豪。当他的FANS, 真是自豪。”

我也很自豪。他是我们岁月深处共同的暗号, 这段文字让两个素昧平生的人像地下党一样接上了头, 我们的生命终因一种终生不渝的迷恋和追随而百感交集。

时间其实是空间。今年, 他已经83岁了。■

# 何为好男人

文/李美晔

若问什么是好男人, 我以为: 懂得爱悦女人的男人就是好男人。

周作人曾留下一句话: “鄙人读中国男子所为文, 欲知其见识高下, 有一捷法, 即看其对佛教以及女人如何说法, 即已了然无遁形矣。”

中国人自古就把不多情不好色当作评判男性英雄的先决条件。一般来说, 男人情和色的对象当然是女人了。那么, 这个标准就可以进一步阐释为: 不爱女人的男人就是好男人。

我不算一个大度的女人, 但却觉得, 男人多情好色并非滔天罪过, 只要不淫便好。现实中的李商隐、徐志摩、胡兰成以及小说中的贾宝玉都是多情好色而不淫的典型, 都深为女人所喜欢。克林顿即便在莱温斯基事件之后, 依然得到许多女选民的拥戴。——必须说明的是, 我不喜欢克林顿, 我觉得他太男孩儿气了; 我喜欢奥巴马, 他才是男人。奥巴马特别像我喜欢的电影《卢旺达饭店》里那个有魅力、有担当的黑人男主角, 来自于这样一个男人的翼护最能够给予女人幸福感。我尤其喜欢他行走的样子, 像一匹稳健的骏马。稳健, 应该也是他对待女人的态度。这样的稳健令女人倾心并放心。

写到这里, 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矛盾, 我打算肯定多情型的男人, 却情不自禁地对稳健型的男人大肆表示倾心。其实, 并不矛盾, 因为生活中绝大多数是既不多情又不稳健的粗糙麻木的男人, 也许我想说的是, 既然稳健型的理想男人不常有, 在多情型与匮乏型之间, 宁愿选择前者。

许多自认为“够男人”的匮乏型男人的误区在于: 他们瞧不上李商隐、徐志摩、贾宝玉式的男人, 更瞧不上女人对这些男人的倾心。他们实在是太不懂女人了。他们的自负实际上很可悲, 因为这种自负, 许多匮乏型男人把自己封为“阳刚型”, 而且这种自封颇得到一般庸人们的认同。于是, 他们似乎成了男人的“正宗”。

对于胡兰成这样的男人, 那些自认为正宗的男人会斥之为绵软“小男人”, 恨不得上前斥责一声: 吹! 殊不知, 第一, 他未必是“小男人”的对手。——由《小团圆》可以知道, 胡兰成并不绵软, 张爱玲爱他自有理由。第二, 恐怕正宗男人还未近身, 已有女人上来保护胡兰成了。他们悻悻然离去时, 依然看不到自身的匮乏, 而只是对女人摇摇头, 表示恨铁不成钢。男人和女人在意识上有很多根深蒂固的错位, 此乃一例。女人对男人的想法是: 如果你没有客观上的魅力, 主观上肯努力, 用心对待女人也行。女人并不要看本质, 本质是很玄虚的东西, 可能最终都得出牢靠的结论。也许压根没跟本质沾过边, 一辈子就过完了, 那么, 苦苦地追求本质有什么意思呢? 男人拍着胸脯许诺“假如地球毁灭, 我会救你”, 以此证明自己的男人本质, 实在是无用的“男子汉气魄”。幸福就是流于表象和日常的东西, 女人宁愿不求甚解, 宁愿被哄。还是立足小处, 着手现在, 把女人哄好了, 体贴好了, 男人的魅力就容易出来了。■



烂漫胡杨林 摄/丁捷

# 怎一个爱字了得

文/孙惠

去湘西的旅途中, 一直在读沈从文先生的《湘行集》, 以及他夫人张兆和的《与二哥哥书》。两本书交叉着读, 很有意思。

面对爱情, 再伟大的人也有束手无策的时候。不过, 沈从文爱上张家三小姐时, 其在文坛上的名声还不似现在之大。

1929年, 沈从文受胡适之邀, 到上海中国公学主讲现代文学。其间, 他爱上了18岁的女学生张兆和。由于他不善言辞, 无法向张兆和表达他的爱恋之情, 于是给张兆和写情书, 不过张兆和却一直不予理睬。当此事在校园内传得沸沸扬扬时, 张兆和便携着沈写给她的情书去向校长胡适求助, 希望他出面劝阻沈从文。

岂料胡适却极力夸赞沈从文是天才, 是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。又说, 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, 人人应该帮助他, 使他有发展的机会。

只是, 爱一个人有多种理由, 如果因对方是天才而去爱, 未免显得浮躁些。

面对胡先生的叨叨, 张兆和表明了自己的态度, 她不爱他。她的观点是: “沈非其他人可比, 做朋友仍然会一直误解下去的, 误解不拧紧, 纠纷却不会完结了。”

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: “胡先生只知道爱是可贵的, 以为只要是诚意的, 就应当接受, 他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……只因他爱的诚挚, 就勉强接受了它, 这人为的非由两心互应的有恒结合……终会酿成更大的麻烦与苦恼。”

她并没因沈是她的老师而接受他, 也未因胡适的劝说而接受沈, 而是坚持自己的观点来行事。不禁想到现今的一些女孩, 常因对方的光环而不管不顾地去爱, 也不问问自己的内心, 若除去那光环, 她爱他什么? 光环下的这个男人, 她又了解多少?

庆幸的是, 沈从文并没因张的拒绝而放弃。之后近4年的时间中, 他以一种乡下人的憨劲、韧劲, 继续着这场马拉松式的求爱。他说“我现在, 并且也没有什么痛苦了, 我很安静, 我似乎为爱你而活着的”。最终, 这场恋情以得到开明的张父的首肯而告终。1933年9月9日, 沈从文与张兆和牵手走上红地毯。

只有不失自我的人, 方能长久地被人爱。但很多时候, 爱是一服毒药, 稍不注意就会弄得体无完肤。

1934年初, 新婚不久的沈从文得知母亲病殆, 随即从北平返回湖南湘西。因路途遥远, 为了不让妻子担心, 沈从文从桃源出发时给张兆和写了大量的书信, 并画了多张速写。

他在船舱里这样说: 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每天用半个日子写信, 用半个日子写文章, 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, 别的事全不

能做。而远在北平的张兆和则时刻在惦念着她的二哥, 当风声粗暴地吼起时, 她想“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, 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片冰? 为这风, 我很发愁”。

她不知道, “一个人心中倘若有个爱人, 心中暖得很, 全身就冻得结冰也不碍事的!”

所有的, 都在翘首等待。所有的, 都在文字中温暖。相爱的人儿, 如何会禁得起长久的别离? 只是爱这个字, 即使疼, 也是一种快乐的疼吧。

其时, 我所乘坐的小木船, 正穿行于静静的沱江, 因临近傍晚, 江面上飘起了一层轻雾, 两岸的翠山、林立的吊脚楼皆笼在白蒙蒙的雾里。船尾的艄公这时亮开嗓门唱起豪放粗犷的山歌, 尽管是土语听不懂, 但那温柔的曲调却令我涣散的思绪越来越密集, 甚至, 我听得见沈从文在沅水上, 喊叫张兆和的声音。■